

④2 學文經聯

潮說小

編主●各馬

屆 2 第報合聯

集品作獎說小



聯經文學 ④2

小說潮

——聯合報第二屆小說獎作品集

馬各主編



印翻禁・權版有

聯合報叢書

小說潮

——聯合報第二屆小說獎作品集

編者 聯合報編輯部

發行人 王必成

出版者 聯合報社

總經銷 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報字〇〇二九號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六一號
郵政劃撥帳戶〇一〇〇五五九一三號
電話：七六八三七〇八・三九四〇一三七

印刷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定價：新臺幣一二〇元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十月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三月第六次印行

目次

聯合報第二屆小說獎評選結果

封殺	小野	一
牛	楊福	元
樂山行	蔣曉雲	五
迷惑	子于	八
看戲去囉	吳念真	二九
陽光照在屋脊上	李捷金	三三
母親的壓歲錢	李赫	四〇
獵海	冷雲	四三

黑面慶仔·····	洪醒夫	一八
洞·····	康安	二五
君自故鄉來·····	商晚筠	二七
畚鍤李仔·····	陳明哲	二七
鞭炮·····	陳淑杏	二五
憶慧沒有·····	黃鳳櫻	二九
鵲鵲記·····	曾寶英	三三
附 錄		
正襟危坐讀小說·····	夏志清	三三

封殺

小野

本名李遠，福建人，廿六歲，師範大學生物系畢業，剛服完預官役，現在陽明醫學院服務。正式寫作在大四那年（六十二年）開始。他的小說集「蛹之生」（六四）、「試管蜘蛛」（六五），在短時間內分別銷到廿版、十版。六十六年度連續獲得文藝獎章與金筆獎。



連著幾星期的久旱不雨，球場上的土乾裂著，草也焦萎著，有些細細的塵沙，讓人錯覺是大地烘烤出來的煙氣。

阿財拖曳著沉甸的步伐，略微不穩地跨向打擊區，彷彿手掌握著的不再是球棒，而是家裡秤豬仔用的大秤錘。比同齡少年高出一大截的他，在寬廣的棒球場相襯下，也萎縮得像一隻白底青斑的毛毛蟲。

看臺上揮汗的球迷，似被炎陽炙燙了屁股，紛紛立了起來。更有那大嗓門的轉播記者，如癡如狂地在叫著。

「最後一局下半神鷹隊朱進財的打擊，目前比數三比二，紅蕃隊暫時領先。二出局，林金輝已攻佔三壘。如果強打者朱進財能給紅蕃隊致命的一擊，就大有反敗為勝的可能，否則——」
「阿財，看你的呀！」

「阿財，Home run。」

「阿財，給他們死！」

「朱進財身負重任，很有信心的踏上打擊區，教練不放心，又追出來面授機宜一番。」

阿財在打擊區站定後，深深地大吸一口熱氣。

炎陽炙烈地煽動著每個人似火的情緒。

投手聚精會神地看著捕手東摸西抓的手勢暗號，點點頭，卻又舉棋不定地斜瞟著在三壘躍躍

欲飛的林金輝。

林金輝發出怪腔異調，離開了三壘壘包，耍猴戲般騷擾著投手。

長打，一定得長打。阿財全神貫注地瞪著投手彎藏在身後的手臂。狠狠的敲他一支全壘打，能不能當國手就在這一棒了。贏了才有去美國的機會。除了阿爸以外，家裡每個人都曾向他咂咂嘴說，不是講好玩的咧；人家大叔的兒子阿國仔就是在美國讀博士，賺美金，不是隨便講講好玩的咧，美國呢！

一棒定江山，一棒打到美國去。他扭了扭脖子，把手腕旋動了一下，擺出一副長打到美國的架勢。

「第一球，投出，朱進財揮棒——。」

哇——熟悉而叫人心驚膽寒的清脆聲。

「一記左外野高飛球，飛得好高高——」

觀眾像沸騰的水般噉噉叫了開來。

「哇——可惜是一隻非常遠的界外球。」

啊——有人嘆氣，也有人鬆口氣。

猶如影片倒轉，阿財又被拉回了原位。阿財把溼漉的手掌在褲子上抹了一把，重拾球棒。

當投手向守備員喊叫之際，他鬆了一口氣，竟有一種如釋重負的奇異感覺：好在不是安打。

只有阿爸不希望我擊出安打。阿爸和別人下了二十萬的賭注，賭紅蕃隊贏，如果剛才那一記是全壘打，阿爸的二十萬就要像被擊中的棒球一樣，飛啊飛的，飛到別人身上了。

「Home run。」

「Home run。」

阿財被這些亢奮的加油聲扭纏著，像自己家裡豬舍中總是漫天飛舞而又揮之不盡的蚊蠅。

輸吧！乾脆些，放棄打擊，三振出局。我們的確輸不起二十萬的。豬仔已被阿爸賣的沒剩幾條了。

可是，能輸嗎？忍心看到領隊、教練、隊友、家人和鄉親父老那樣絕望的表情？

賽前，球隊住進那間竊陋的尼姑庵裡，每天清晨和黃昏，和著晨鐘暮鼓，領隊和教練輪番上陣的精神講話：

「我們苦練了這麼久，鄉里父老對我們抱著最高的希望，在大日頭底下，一球一球咿咿呀呀的敲，一球一球的糾正動作，為的是什麼？拿不到冠軍，誓不回家鄉！」

是的！咿咿呀呀，練習時失誤一球就要受一次罰，那樣嚴厲的訓練，輸了真沒價值。

前幾天，有個自稱姓洪的商人，千方百計找到尼姑庵來，送了一大簍無子西瓜。他說他和別人下了五十萬的賭注！賭神鷹隊贏，如果真贏了，他保證抽出十萬給神鷹隊添些棒球器具，給大家到美國買紀念品的經費。

「你們是夠窮了，」他向大家比手劃腳著：「窮到連住旅館都住不起，但是，各位小朋友，沒有關係！只要贏球，贏了球，什麼問題都統統解決！」

講到「解決」時，右手一揮，擺出一個剖西瓜的動作。

是的，只要贏，大家贏球，可是真解決了嗎？像剖西瓜那樣容易？

第二球就要過來了，他感到有些僵硬，剛才拭乾了手掌心，怎又汨汨滲出汗水來？

來了，白色的一團，迅速在眼前放大。旋轉、放大、旋轉、放大，轉放成白濛濛一股渦流。
「揮棒——落空——two strike, no ball, two out。」

紅蕃隊球員在場中央囂嚷起來，再一支好球，就要結束這場爭霸賽。

三壘上的林金輝，既抓帽子，又跺腳，凶多吉少的局面。這一棒揮得太匆促，有些踉踉跄跄。他收回了棒子，摸正甩歪了的頭盔，炫惑耀眼的陽光哪！美國也會這樣酷熱嗎？或許，該來一場滂沱大雨什麼的。

上個月阿國仔從美國寄回給大叔的家書上說：

「這兒的留學生，不管學業或事業多順利，仍然免除不了那種無形的、被壓抑的苦悶，我們期待從家鄉來的棒球隊，打得那些番仔落花流水，無力招架。希望阿財也能到這裡揚眉吐氣一番，去年那次太過癮了，那怕是開兩天兩夜的車，冒著功課被當的危險，我一定要到現場去助陣。」

阿母聽到大叔給她唸這一段，笑得合不攏嘴，口裡還嘮嘮叨叨個沒完：

「人家阿國仔唸了十多年的書，唸到近視眼八百度，唸得彎腰駝背，才唸到美國去！我們阿財只要好好打棒球，不也一樣去美國嗎？」

阿母完全不知道阿爸和別人賭二十萬的事。

那天夜裡，門口的黑狗兄吠了幾聲後，他就被人從睡夢中喊起，迎著一股濃濁難聞的酒味，阿爸的臉歪扭得像挨了刀子的豬仔。他把阿財拖到門邊，門沒門好，一把把冷瑟瑟的夜風掄灌入他單薄的汗衫裡。阿爸口齒不清的訴說著：

「和我相賭的是白毛介紹的一個外地人，他不知道我豬公的兒子就是神鷹隊最勇的。只要你聽你爸的話，決賽時失常，隨便被封殺或接殺，你爸這二十萬就贏了一大半了。你爸最近也有夠霉運，又輸了白毛十萬，無錢可還，這一招還是白毛教我的——嘿，阿財，你爸給你取這名字，就是要招財進寶的，我豬公這一輩人就沒好運過，愛國獎券連一百元也沒中過。幹——，你這次別辜負你爸……。」

他恨透了別人喊阿爸「豬公」，阿爸是豬公，他們幾個兒子女兒不都是豬子豬孫了？幹——。阿爸不賭錢，姊姊阿錦也不會送給那個萬惡不赦的白毛，也不可能會那樣慘死火車輪下，那年她才十一歲。

「各位觀眾，這是緊張的一刻，我們可以看出朱進財已有了急躁、不耐煩的表情。現在投手把球高高的舉起——投出！」

阿財視而不見，只楞楞的，像田埂上斜插著沒生命的稻草人，卻也沒像王貞治那樣蹣跚起一隻金雞獨立的腿，幾隻零星的麻雀從他頭盔上掠過，像掠過一塊寧靜的田畝，稻草人動也沒動一下。

「太偏左下角的壞球，投手開始吊他胃口了。兩好、一壞、二出局……。」

如果不送給白毛，阿錦就不會死的。在被壓得稀爛的小屍體邊，阿母鬼哭神號，呼天搶地了一陣，一直怨嘆著阿爸：

「是報應呀，歹命的阿錦，自己生的孩子自己要飼養啊！天壽的死豬公，再賭下去，把老婆兒子全都要輸給別人了。」

他們都說白毛專幹一些下流勾當，利用賭博別人輸了賠不起，不知騙來了多少小女孩，只要長大了一點點，就往那種骯髒的地方送。

也許阿錦死了會更好，不用受那種皮肉的凌虐。幹——有一天長大了，長得夠勇壯了，就要把白毛宰掉，像宰豬仔一般，讓他張開血盆大口，吐出來的不再是暗紅色的檳榔汁，而是豬仔被刺穿的內臟所噴出來的那種鮮鮮熱熱的血液！

幹——打一個全壘打，讓老爸去輸二十萬，去霉運吧！讓他們都去笑不出來！

他渾身血液湧竄，狠狠抓緊球棒，兇惡地瞅著投手，幹。——給你們好看……。

球又飄過來了，速度很慢，一直在旋，旋得他眼花撩亂，一支變化球，略飄向右下角……。狠狠的敲出去吧，一支全壘打，給他們死！

「噢——一支變化球，變化太大，偏了右邊，壞球！呼——好險，好險，朱進財已扭動身子要揮棒，臨時又迅速收回來，顯然，他也有些沉不住氣了……。」

投手突然把球傳到三壘，林金輝連滾帶爬的踩回了壘包，滑稽的動作引來了一些笑聲，只是笑聲很短暫，一下就又沖淡了。

球場上空有一群鴿子飛過，太陽當頭曬著，沒有太多人去仰頭看。或許，真該下些雨的。教練又在場外嘶吼了幾聲，阿財心神不寧的回頭，沒搞清楚教練在喊什麼，又恍惚之間聽到過去白毛來家裡索賭債時，口嚼檳榔，那種沉濁又目中無人的吼叫：

「豬公死到那兒去了？想不還錢哪？」

沒有白毛，阿錦也不會死的。

在阿錦死後約有一年，某天夜裡，一家人都沒睡，只有阿爸又在外賭博，說是要贏一點錢給孩子繳學費。突然一個很重的撞門聲，阿爸踉踉跄跄地跌進來，兀自狼狽地衝入廚房，拿起半瓶老米酒堵在口裡猛灌，臉色泛青，變白，又一陣紅，眼珠子朝上翻，眼白像龍眼肉般掉出來。兩片泛紫的嘴唇一張一翕，發出規律的唇音：

惡卜、惡卜、惡卜、惡卜……。

被一股鬼魅般的巨大力量震撼著，渾身哆嗦不止，依稀還可聽聞他說：

「阿錦，莫害我！阿錦！莫害我！」

阿爸眼皮像被拉傀儡的細線吊著，不停翻掀。阿母反而很鎮定地說，阿爸被鬼附身了。他叫阿財兄弟把茶几搬到庭院，擺了香爐，三個人合力把阿爸拖到茶几前，要他跪下去猛叩頭。

阿母拿了好幾疊冥紙在臉盆裡燒了起來，點了幾柱香，拜了又拜，口裡咕嚕咕嚕地唸著：

「阿錦，我們燒錢供你買一些新衫褲，買一些好吃的，求求你，放了阿爸……。」

冷颼颼的風，把盆裡的冥幣灰，刮得漫天飛舞，一些未熄的火星，鬼火般到處閃爍著。黑狗兄也冷縮在角落裡乾吠了幾聲，更襯著一個陰森慘澹的無眠夜。

等那些黑灰飄灑沉落時，天色也漸亮了。阿爸在疲憊不堪中甦醒，說他在平交道上，的確看到阿錦呆坐在小屍體曾躺過的位置上嚶嚶哭泣，怪阿爸拋棄她。

真會是阿錦早夭的小冤魂嗎？

這一次遠征，球隊住進尼姑庵後，他常在黑濛濛的集骨塔旁徘徊，整晚都被那種恐懼的記憶纏迴著。冷不防抬頭，那些輕悄悄俯首而過的尼姑，影子飄然的映在紙糊的窗框上，都那樣令他股慄不止，以為又是阿錦出現了。

見了阿爸那次狼狽的模樣，那種難受至今仍深深地窩藏著，可憐的阿爸，戒不掉賭，就成了白毛的奴隸。

放棄打擊吧，為了阿爸，為了我們的二十萬，只要一記投手前的滾地球，讓他們封殺在一壘，輕而易舉的動作。

「各位觀眾，鹿死誰手就要揭曉了，三比二，紅蕃隊領先……。」
似乎可揣想阿爸必然擠在球場的某一個角落，像瘋人般狂喊著。蓬鬆著久未梳理的髻髮，鼓

凸著龍眼核般的深黑眼珠，伸長了抖索的肥手，渴求著就要到手的二十萬。當一次孝子吧！只要揮棒落空，或打一個不遠的球，阿爸就會抱著那一疊疊鈔票手舞足蹈，好久不見他那愁苦的臉上能綻出笑意了。

阿財手一軟，竟垂下了球棒……。

投手在手套裡抓弄著棒球，眼睛溜呀溜的轉不停。

一些濃厚的雲層飄過天空，龐大的雲影從上而下，壓滿整個球場，每個人的身軀或臉龐多少都染上一些陰翳，也許是一場大雨的好兆頭呢？該下雨了。

一張張期盼、焦慮、渴望的臉，在他眼前像素描般迅速被勾勒了出來：教練的、領隊的、隊友的、阿母的、阿國仔的、鄰居的，他們一個個裂大了嘴巴，吶喊著：

一定要贏哪！非贏不可哟！不贏不要回家鄉！

在雲影的罩壓下，他感到一種搖搖欲墜的昏眩和淒楚。

阿財加油。阿財加油。Home run—Home run到美國揚眉吐氣，美國也會乾旱好幾星期嗎？是要到美國去的，回來後給阿母帶些美國衫褲，給妹妹帶會講話的娃娃，給阿——阿爸帶些他舔也沒舔過的美國香檳，洪先生說的，只要贏球，贏了球，似剖西瓜一樣，什麼問題都迎刃而解。